

量词是体词吗？

——量词的数量语义特征与语法功能

赖先刚

(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, 四川 乐山 614004)

摘要:从重叠变量看体词与谓词的界线,体词不能重叠。从量词、数量短语的“数量语义特征”看,量词并非体词而具谓词性,不能简单地将它与名词对等起来。因此,量词并非体词,而具有谓词性。

关键词:半实词;重叠变量;时间性;计量;语法功能

中图分类号:H136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5315(2009)04-0085-05

在量词尚未确定为独立的词类之前,人们一般将其纳入名词之中^①。正式定名为“量词”后,一般视其为体词(如赵元任、朱德熙、马庆株等)。然而,对于量词是体词的说法,语法学界也有一些人存在置疑。我们认为量词并非体词,而具有谓词性。

一 从重叠变量看体词和谓词

客观世界中任何东西“不管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,都具有数量特征”^{[1]74}，“数量特征也是一个概念最稳固的语义特征之一”^{[1]73}。从概念义看,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种量的变化,可以通过与之搭配的成分来实现,也可以通过重叠来实现(名词除外)。然而只有重叠(包括名词的不能重叠),最能看出它们最基本的“数量语义特征”,因为前者有外加分的参与,与整个结构的数量语义有联系,而后者才体现这些实词自身蕴含的量的不同表现。

我们认为,“构形形态”的重叠是词类重要的语法表现,能否重叠是体词和谓词的重要区别。现将名、动、形基本的数量语义特征,概括如下^②:

	空间性	时间性	层级性
名词	+	-	-
动词	-	+	-
形容词	-	-	-

1. 名词不能重叠

(1)“空间性”是名词的基本语义特征,这便决定了名词不能重叠。名词从“概念”上看,一般表示事物。具体事物的空间维度在人的认知心理中总是“相对定型”的。李宇明认为,“重叠是调量的手段,量变维度有加大和减少两种”^{[2]366},即是说重叠可以使量变维度改变。因此,名词空间上的这种“相对定型”性,便限定了名词通过重叠改变自身空间量的可能。名词的空间量的变化只可以通过与形容词的搭配等外在手段来实现,如“高梯子、宽书桌、小洞口、细铁丝”等,从而形成新的概念。而名词“物量”的变化则通过与数量短语、助词“们”的搭配来实现。这便保持了名词自身空间量维度上的定型性。此外,Langacker认为:“抽象名词虽然不具有维性,但是它们是代表想象空间里一个个的具有离散性的东西。具体的事物是名词的典型成员,它们的数量特征可以投射到抽象名词上。”^③因此抽象名词也不能重叠。

名词在“构词上”之所以可以重叠,是因为“构词语素”本身在意义上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,因而从理论上讲,名语素显示的空间性也不可能是定型的,故有重叠变量的可能。可一旦构成名词,具有“相对定型”性后,名词则不能重叠。

(2)一般认为少数名词是可以重叠的,所见的例证大致有以下四种:

一是“朝朝暮暮”类。如“朝朝暮暮、峰峰岭岭”等,应

收稿日期:2008-10-07

作者简介:赖先刚(1947—),男,四川成都人,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。

属名语素重叠构词,重叠形式具有周遍或多量的意义。它们没有相应的不重叠的基式(如“朝暮、峰岭”),名语素多带有计量的性质。

二是“家家、山山水水”类。少数兼有或带有量词性质的名词的重叠:除了名词兼量词的重叠,如“家一家家、村一村村”外,还有少数 AABB 式的名词重叠,名词中的构词语素也带有计量的性质。如“日夜一日日夜夜、世代一世世代代”等,重叠形式有周遍或多量的意义。

三是“坛坛罐罐”类。方言中有些重叠式的合成词,如“坛坛、罐罐、凳凳、椅椅、沟沟、坎坎”。而“坛坛罐罐、凳凳椅椅、沟沟坎坎”之类的组合之所以能表示“量多”,并不是名词重叠的结果,而是近义名词并列的结果。我们发现,汉语中常常用近义名词的并列来表示“之类”的事物,多有“量多”的意义,试比较“坛子罐子、桌椅板凳、地沟地坎”。如果看不到这一点,则会将“坛坛罐罐、凳凳椅椅、沟沟坎坎”等“量多”的语义强加于所谓的“名词重叠”。

四是“纸条儿条儿、洞儿洞儿”类。李宇明在《汉语量范畴研究》一书中谈到方言中极少数名词可以重叠而减小空间量的问题^{[2]332},如“纸条儿条儿”、“烟末儿末儿”。我们认为这是构词形态的重叠,作为名词它们仍不能重叠。又如所举的仅有的两个例子:“洞儿洞儿”、“面儿面儿”。“洞儿”和“面儿”这种儿化成分本身可以减小空间量,它一般独立构成儿化词,这里也出现了重叠形式。“洞儿洞儿、面儿面儿”这种重叠,正如四川方言中的幼儿用语(如“饭饭、面面、菜菜、蛋蛋”)的重叠一样,在结构与用法上与“妈妈、姐姐”相似。我们不妨将它们看作一种特殊的构词重叠。

因此,我们认为,以上四种情况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名词的构形重叠。

2. 谓词可以重叠

“时间性”是动词的基本数量特征,“层级性”是形容词的基本数量特征。时间和层级都具有连续性,这种连续性可以容纳动词和形容词在各自的维度上进行的伸缩量变,即可以通过重叠来实现自身所具有的时间量、级次量的伸缩变化。当然也常常通过其它成分的搭配手段来实现其另一些量的变化,这说明谓词蕴涵相对较大的信息量。

我们认为,体词(名词、代词)^④不可“叠变”;谓词可以“叠变”。能否重叠是典型体词和谓词的一道分界线。至于名、动、形“连续统”的中间状态的问题,如少数名词具有时间性、级次性(顺序性),它们一般不存在可以重叠的问题^[3],这里不作专门讨论。

再看量词,量词可以重叠,它与体词根本不相同。下面将谈到,量词的重叠量变主要发生在时间维度上。

二 关于量词的数量语义特征

语言中,量词是黏着词,不能单用,似乎应属半实词(这一点量词与一般实词很不相同,从而不能简单地量

词与名词对等起来)。然而,当量词重叠和构成数量短语(以下统称“量词结构”),即用于计量后,则可以自由地充当句子成分,量词便有了现实意义。因此,考察量词的语义和语法性质只能从“量词结构”入手进行。

1. 量词的数量语义特征

	空间性	时间性	层级性
量词	±	+	-

(1)量词重叠并未产生空间量的变化。物量词一般具有空间性,动量词不具空间性,故以“±”记之。石毓智在分析表物体形状的量词时指出,其空间性主要体现在“维度之间的比例”上^{[1]120},这应是物量词空间性的典型表现。这样看来,物量词的重叠不会改变其空间的量,即便一定要说重叠不可避免地都会在其维度上发生伸缩的量变,那么量词重叠后,其“维度之间的比例”仍不会变,故无“空间量变”含义。这也是物量词虽具有空间性却仍可以重叠的原因。

我们认为,量词的空间性与名词的空间性本质上并不相同,这种表示维度比例的空间性只在于沟通物量词与名词的匹配,体现事物与其计量单位间的一种选择。这也能解释,为什么名词与物量词有相同的语义成分,而且在相互选择上比较狭窄。

(2)量词重叠量变发生在时间维度上

a. 量词重叠表示“尽数(shǔ)”和“不尽数(shǔ)”。

郭继懋认为,量词重叠表示“量多”“周遍”和“连续”的意义,其总的意义为“表达物体或事件重复存在”^[4]。我们认为,量词的重叠量变发生在时间维度上,如果人们对用于计量的“计量单位”的制定和确认,本身就含有一个动作元(用 D 表示),那么量词的重叠(如“个个”、“回回”)则表示“D₁、D₂、D₃、……(D_n)”的“计量重复”。

“计量的重复”折射出“尽数”和“不尽数”的行为特征:尽数也可以叫遍数,量词的重叠自然具有周遍性;虽不尽数已显其多,量词的重叠具有多量的意义。如:

他端来几碗面,碗碗都放了辣椒。(尽数→周遍性)

系上开会,他回回都迟到。(尽数→周遍性)

点点繁星,海风阵阵。(不尽数→多量)

新区修建起幢幢高楼、座座广场。(不尽数→多量)

b. 量词的重叠在一定语境中还可以表示“一一历数(shǔ)”。

杨凯荣在考察“量词重叠+(都)+VP”的句式语义时谈到,“采用量词重叠形式本身就是为了对每个成员进行逐一扫描”,例如:“参加舞会的人个个都打扮得漂漂亮亮。”“个个”在这里对“参加舞会的人”逐一扫描。杨文认为“扫描”的语义动因是“它要求 VP 表述的是一个已经能

从外部特征得以观察及核实的状态”(如:打扮得漂漂亮亮)^[5]。我们认为,杨所说的“语义动因”实际上是一种语义前提。“扫描”的真正动因在于:物量词的重叠不仅表示“尽数”具有周遍性,而且在其“所谓语义动因”规定的语境中,还表示“一一历数”,从而具有扫描的语义。

此外,量词的重叠作状语对某一状态进行描绘时,也有“一一历数”的行为特征,引申为“连续、逐一”等语法意义,如:[步步]进逼、[节节]败退、[声声]呼叫、[阵阵]袭来、[层层]清扫,等等。

这里,我们强调一下量词与名词的不同:第一,量词不能独立运用,量词的重叠则可以自由运用;而名词可以独用,却不能重叠。第二,量词的重叠使量词自身蕴涵的“时间量”得以显现;而名词一般不具有时间量。从这些方面看,量词最基本的功能和语义表现与名词恰好相反,量词不具体词性而具谓词性。

2. 数量短语的数量语义特征

	空间性	时间性	层级性
数量短语	±	+	+

(1) 数量短语的空间性。

依据前面对量词空间性的分析,物量词构成的数量短语一般具有空间性,动量词构成的数量短语不具空间性,故以“±”记之(不再论述)。

(2) 数量短语具有时间性和层级性,自身表“定数(shù)”,即表示“计量的结果”。

量词一旦加上数词构成数量短语用于计量后,便能自由地作句子成分。整个结构表示“计量的结果”,这个“结果”主要表现为在计量的时间维度上(也兼表在层级维度上)的一个定点,这便是我们所说的“定数”。如:

花生一碟,啤酒两瓶。

两只大眼睛扑闪扑闪的。

前面来了三个人。

他有四个妹妹。

五个碉堡已攻破了三个。

他去了三次。

他三次都去了。

一拳打过去。

数量短语前加修饰语,更能支持“定数”的说法。如:

[仅]三个/[已经]五公斤了/[一共]二十个/[共]五次/[只]一拳

需要提及的是,数量短语不经重叠也能体现自身的级次量。当然,量词本身不具级次性,数量短语的层级性是数词参与的结果。试比较:

稍好→较好→好→很好→最/极好

一条→两条→三条→四条→……

一遍→两遍→三遍→四遍→……

(3) 关于数量短语重叠的时间量变。数量短语的重叠量变主要表现在时间上,表示“计量结果”的重复。有两种情况:a.一种是“一十量词”的重叠(与量词重叠的情况基本相同)。“一十量词”表示一次计量的结果,与量词的认定获得一样,都可含有一个动作元(这也说明为什么“一十量词”有时可以省略“一”,如“买一本书”——“买本书”),故二者重叠情况基本相同,其中:

表“重复数”(包括“尽数和不尽数”)。“一十物量词”的重叠通常作定语,表示“周遍”与“量多”。如:

他们走来,一个个都是大腹便便的。

远处一排一排的楼房。

表“一一历数”。“一十动量词”的重叠一般作状语,在不同的语境中表示,如:

表连绵:一口一口地抽烟

表反复:一遍一遍地清理

表逐一:一步一步地高上去

b.另一种是“数十物量词”的重叠,“数”为“一”以外的基数)。这种数量的重叠,表示某种计量结果(如“三个”)的反复,因而可以表示“分组反复数”,作状语,有“依次、分组进行”的语法意义。如:

三个三个地进去(1个、2个、3个,1个、2个、3个,1个、2个、3个……)。

综上所述,数量短语具有时间性和层级性,它也不具体词性而具有谓词性。

三 对量词功能的重新审视

1. 量词的基本语法属性与基本功能

(1) 物量词、动量词的对立与统一

过去人们或将物量词(及其数量短语)看作名词性词语,将动量词及其数量短语看作谓词性词语;或笼统地将量词视为体词,讲数量短语为名词性词语时回避有关动量词的分析。这种只看到其对立而无力将其统一的分析也使人感到有些蹊脚^⑥。

物量词、动量词的对立不应体现在体词性与谓词性上,而在于量词计量的对象既可以是静态的,也可以是动态的。在语义上,二者的统一在于都具有时间性,二者的对立体现在±空间性的区别性语义特征上,用法上也有一定分工:

a. 物量词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决定了它与名词的匹配,其量词结构的基本功能是:放在名词后作谓语,放在名词前作定语。如:

作谓语:白云||朵朵 凯歌||声声 珍宝||三件
正式员工||一百二十名 大米||十斤

作定语:(条条)道路 (朵朵)白云 (三件)珍宝
(一队)人马

“名+数量”为主谓结构。谈到这种结构,不少论著都强调这是仿古的用法和计数的需要,仿佛这是一种特殊性

的条件。不错,“名+数量短语”在上古就常独立成句。如:“鬯五卣,有正?”“贝二朋。”“羌十人。”这只能说明数量短语本身具有谓词性和陈述功能,作谓语是其“计量统计”本性的体现,而不是特殊情况。

b. 动量词则只基于时间性,一般与动词、形容词发生结构上的关系,其量词结构的基本功能是:放在动、形前面作状语,放在动、形后面作补语。如:

作状语:[回回]迟到 [三次]登门 [一脚]踢开
[三尺]长

作补语:去了<一趟> 切<一刀> 长<三尺>

c. 由此看来,量词作为一个整体,其量词结构的基本语法功能不具体词性。在作定语、谓语和状语、补语的功能上二者呈互补分布。有意思的是“下了一场雨”中的“场”,如果具“+空间性、+时间性”,是物量词,分析为“下了一场雨”;如果具“-空间性、+时间性”,是动量词,分析为“下了<一场>雨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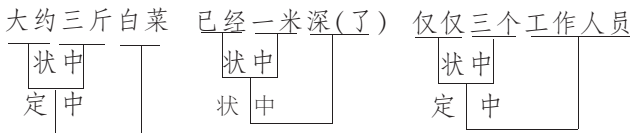
d. 下面再作两点说明:

第一,一般说来谓词可以无条件地作谓语、补语。量词虽然具有谓词性,但由于其半实词的先天不足,首先它不能单独作句子成分。再者其量词结构的谓词性也不如动词、形容词强。尤其是动量词与动词、形容词搭配,其谓词性明显较弱,相比之下退而次之,其数量短语一般作补语、状语,而不能单独充当谓语。

第二,由于物量词、动量词语法功能存在一定的对立,所以尽管它们都具谓词性,然而类似“买了三个”和“买了三次”的结构不应看作平行格式(见后面的分析)。

(2)数量短语能受副词的修饰,这是其谓词性特征的又一体现。

对于诸如“已经一米了”、“大约三斤白菜”等结构,过去或认为副词修饰名词,当中要有数量结构这一条件;或将数量短语与少数具有顺序义的名词视为一类,把它们能与副词搭配看为一种特殊情况。其实,数量短语具有时间性、层级性,自身就能与副词搭配。因此对于以下结构应作这样的分析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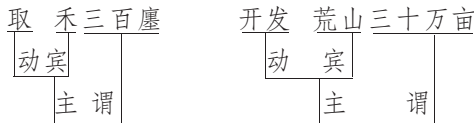


“大约三斤”、“已经一米”、“仅仅三个”均为状中短语,在一定语境中加句调可以独立成句,是自由短语。又如“(大约三斤)白菜”还可以转换为“白菜||大约三斤”。副词与数量短语结合紧密,各例不宜看作递相修饰。表估量、时间、范围的副词能修饰数量短语。

(3)关于“动词+名词+数量”结构的分析。

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,先秦汉代,有大量“动+名+数量”的结构,如:“胡取禾三百廛兮”(《诗经》)、“皆赐玉

五,马三匹”(《左传》)、“汉王赐良金百镒,珠二升”(《史记》)、“请干将铸作名剑二枚”(《吴越春秋》)。“动词+名词+数量”一般在句中作谓语。我们认为,在这里,数量短语作为句子新信息的焦点,仍较顽强地体现其表计量结果的陈述基本功能。我们主张,无论在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中“动+名+数量”结构都应当分析为兼语结构,如:



这里,我们不主张将“动+名+数量”中的“数量”看作是定语的后置。我们认为,定语后置的说法,只存在于这一时期的“名词+数量”作主语(如“黄金万镒为用”)的数量前移的过渡阶段。“名+数量”被放在主语的位置上,整体上表示“定数”的事物,可以认为是数量定语后置形式。这一结构作主语应是“数量”前移的“过渡”。

此后“数量”前置,即“数量+名”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较多地出现,直至现代成为普遍格式。这种“数量+名”大量地运用于句中作主语、宾语,充分满足了“数目表达”的需要,也符合汉语语法的常规。

如果说“名+数量”开初只体现了“数量”作谓语的陈述功能,那么,随着“数量+名”的广泛运用,“数量”作定语的功能便得以充分显现。

2. 关于“量词结构”作主语、宾语的问题。

“量词结构”作主语(或宾语)是有条件的,并非自由的。有两种情况:

(1)大量事实表明,作主语时前面有所替代或被复指的先行词出现。如:“这些纸,张张都是好的。”量词结构替代复指名词作主语(宾语),这是一种省略名词的用法。如果离开一定的语境,量词结构作主语(宾语)大多都不能孤立成句。如孤立地,突头突脑地说:“张张都是好的。”便会使人不知所云。同样物量数量短语作宾语,如“买了三个”也是省略形式,它与并非省略形式的动量数量短语作补语,如“买了三次”,在结构上并不对称。

(2)少数情况,当“量词的语义极其明确,它对名词的选择组合是单一的,则名词即使不出现,也不会引起误解,这时数量短语本身便可以替代名词,或从另一角度讲,名词可以省略”^[6]。这时数量短语替代名词作主语宾语,如:“问了半天,他一句[话]都不说。”“送去五百元[钱]。”

总地看来,名词的省略,是个语用的问题,与上下文语境和不言而喻的预设有关。量词结构作主语(宾语)是有条件的。这个事实,人们都已看到,但又常常以此认定量词结构具有体词性。我们认为这只能是量词(量词结构)用法上的特殊情况,而非本质属性的体现。

四 结语

100 多年来,语法学界对量词的研究不乏精辟的见

解。然而,一直存在着一个“反向思维”的问题,即首先确认它是体词,与名词视同,然后把它的“本分”属性看着是“特殊情况”,而将其特殊情况视为其本分。这在语法事实上是有勉强之处的,这也导致一些在较高层次上较为深入的结论也显得比较零散,缺乏更高层次的一致解释。通过以上分析,我们认为,量词和量词结构本身不具体词性。量词体词性的误会主要在于以下方面:

1. 从影响上看,西方语言中缺乏量词,如英语中 piece、cup 之类只能看作名词^{[7]25}。早期对量词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西方葛郎玛的影响,而将量词视为名词。

2. 从意义上看,量词是计量的单位,着眼于“单位名称”的“名”(可这种名称并不能单用),从而掩盖了“计量”的“实”(量词具有时间性),故容易将量词与名词视同。此外,名词与物量词往往具有相同的义素成分(主要体现在“空间性”上),如“一枝箭、一张纸、一把刷子”,这也容易将量词与名词视同。依前所述,量词与名词的空间性,实质上并不相同。其误会也在于没有分清楚名词是实词,而量词应是半实词,二者并不能简单地相等待。

3. 从运用上看,因看到量词结构可以复指替代名词,故将二者等同起来。量词结构能代替和复指名词作主语或宾语,这是造成量词体词性误会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我们

认为不同功能的词语也可以构成复指替代关系,这在复指短语中也能看到,如“改造荒山这件事”,它们虽然可以作同一成分(如主语),但我们不能说“改造荒山”是体词性成分,故不能以此来确定量词具有体词性。

4. 从产生上看,量词大多由名词转化或借用而来,这也容易将量词与名词等同起来(当然也有由动词转化或借用来的,如“封、挑、捧”等,显然我们也不能将它们与动词等同起来)。从转化这个运动过程看,量词的语法化必然会出现“中间状态”,个别物量词难免带有名词的属性。例如,个别带有名词性质的量词可以重叠,表示尽数与不尽数,这自然是量词性质的体现,但其重叠形式仍能较自由地作主语,如“人人||讲礼貌”“村村寨寨||打起鼓”。另外,在特定语境中,当极个别名词临时获得“顺序推移义”(十时间性、十层级性)时,则既可以重叠(具有量词的性质),也可以作主语,如:“头伏有雨,伏伏有雨。”又如,朱德熙《语法讲义》说,“临时量词原来是名词,所以可以受形容词或名词的修饰”,如“一大箱子书、一木头箱子书”^{[8]52}。然而这些中间状态的情况毕竟很少。拿这种“中间状态”的情况来证明量词是体词,便会以偏概全,失去对量词性质的正确把握。

注释:

- ①将量词直接纳入名词之中的,如陈承泽、黎锦熙,此外,或称之为“单位名词”(王力)、“单位词”(“副名词”)(吕叔湘)、“助名词”(陆志韦)、“附名词”“辅名词”(谭正璧)。”
- ②石毓智从三个空间(三维物质空间、一维时间空间、零维性质空间)的视角,考察名词、动词形容词等词类重叠的数量语义特征。石重视“时间性”与“离散性”的对立(参见:石毓智《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》,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,73—81页)。李宇明《汉语量范畴研究》在谈“形容词语的级次”时说:“形容词都具有一定的程度性……程度性是一种相当抽象的‘语法·语义’范畴,与所谓名词的‘空间性’和动词的‘时间性’处于相同的层面。”(参见:李宇明《汉语量范畴研究》,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,230页)李注重名、动、形的空间性、时间性、层级性的数量语义特征。我们的看法与后者比较接近。
- ③转引自石毓智《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》,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,27页。
- ④陈望道认为:“体词是用以称举事物的实词,内含名词和代词两种。”(见《文法简论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,65页)此外,陈先生曾不同意将量词说成是“副名词”,已经考虑到动量词的因素,指出“这个说法不全面了”(参见:《陈望道语文论集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,531页)。
- ⑤例如度量衡量词,人们一般把它看作物量词,作定语,如“(三尺)布”,是名词性词语;然而既是名词性词语,它又可以作状语和补语,如“[三尺]高”、“大[三寸]”,这在一个体系中不容易自圆其说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石毓智. 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[M]. 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,2000.
- [2]李宇明. 汉语量范畴研究[M]. 武汉: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0.
- [3]邵敬敏,刘焱. 论名词的动态性及其鉴别方法[J]. 汉语学习,2001,(6).
- [4]郭继懋. 再谈量词重叠形式的语法意义[J]. 汉语学习,1999,(4).
- [5]杨凯荣. “量词重叠+(都)+VP”的句式语义及其动因[J]. 世界汉语教学,2003,(4).
- [6]邵敬敏. 量词的语义分析与与名词的双向选择[J]. 中国语文,1993,(3).
- [7]胡附. 数词和量词[M]. 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1984.
- [8]朱德熙. 语法讲义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2.